

我何时变过性

烁渊

尽管有明星变性大获成功,但究竟有多少男人步其后尘?反正我没有,绝对没有。

然而,近闻有人说我已变为“人妻”。日前,偶然间看到网上一条消息,猛吃一惊。消息标题为“一等奖得主倪承为:这是我得到的最快活的一等奖。”

消息称:“在邻里节歌创作比赛中,海口专业作曲家倪承为和其妻子烁渊一人谱曲、两人作词共同创作的《幸福的花》被评为一等奖。倪承为说,这是我得到的最快活的一等奖。”

这件事倒并非无中生有。我确实参与《幸福的花》的创作。前几年,我们公司拍摄了一部展现社区居民和谐生活的纪录片《欢乐家园》。我是此作的总策划,在后期制作时,我提议设计一首主题歌,于是连夜写了首歌词《幸福的花》,交给了当时在肇嘉浜路上开设录音棚的作曲家倪承为先生。他从旋律需要出发改动了几句歌词,就变成一人作曲两人作词。这首歌曲植入纪录片之后,不仅生动了很多,也升平了立意。不久,这首歌在部分社区流传了开来。这次欣闻获得一等奖,我自然也喜,尽管之前根本不知道作品被送去参赛。

歌曲创作中的曲与词,诚如“夫”与“妻”。词作为“妻”,曲作为“夫”。当词作附上旋律,便定了终身,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假如旋律不好,词作就“陪葬”;旋律好,词作便可能“一荣俱荣”,甚至“飞黄腾达”。所以,歌曲的命运往往由作曲者主宰。“男大当家”,历来如此。作曲家把作品送去参赛,不与词作者商议,也无不可非议,况且得了一等奖,还不应该谢谢作曲家?问题是,把词作的功劳归于作曲家的妻子,这就违背事实了。

从网上消息看,还是明目白白署两人作词,之一是本人名号,据此,不像是作曲家本人的贪婪;更何况一首小歌,也不值得如此沾名钓誉,恐是编写这个消息的人臆造名目,企图以此成全作曲家全家名誉之美,似乎消息因此更有新闻看点,便想当然,强把我“嫁”给作曲家当妻子。这也是一种“绑架”,谓“名誉绑架”,这算不算侵权?我不懂法,说不出。

每天打开电脑,网络信息铺天盖地,其中也有不少失实者。固然有唯恐天下不乱的造谣者恶意编造,更多的则是道听途说想当然,未经核实,“手下生花”。这些失实,甚至变了性质的信息充塞网络,叫人一时真假难辨,在混淆视听的同时,生出不少大小小误会来。互联网时代,传真快,传假也快。网络的优势是传播迅速,速率的生命力来自真实度,失实的速率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受害者也包括网络本体,缺失诚信是新闻生命的丧失。

现在,一般的报刊刊登了失实的报道,一经举报,就会刊登校正并致歉的启事。而在网络,失实的消息上传不需要任何的审核,发现失实也无从追责,一般连作者都查不到。一个不负责任的舆论环境,只有有碍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当然,事实总归是事实,本人从未变过性,也就不怕别人指男为女。然而,这种失实的信息如不制止,网络就要“变性”,从一个健康的舆论平台,沦为一个混杂错乱信息的“垃圾堆”,刚崛起的现代新媒体有可能失信于民,变成媒体人小众的“自娱自乐”,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新媒体的“倒霉”命运。

“王老师,加油啊!已爬了一大半了。”导游的鼓励让我充满信心。她还说,运动有个假疲期,熬过去了,人会轻松些。果然如此,两次休息后人反觉精神了,而且越爬越有劲了。看来生命之力是需要逼一逼的。在大家的鼓励下,汗如雨洒的我终于登顶。极目远眺:峰峦起伏、云海翻腾、气象万千,让你如临仙境,如上九霄,如梦如幻。当你回过神来,呼呼的山风已把汗水和疲劳吹得无影无踪了。

她还带我们入住景色迷人的山间小店,品尝九华三耳、天台双冬、双龙戏珠等九华名菜……有人说外国旅游是看教堂,国内旅游是看庙堂,此话虽是戏说,但用在九华山倒是恰如其分。二日来我们连续参观了十余所寺庙,在百岁宫我们目睹了百年不烂的肉身菩萨,观者无不惊讶,可谓佛界一大奇迹。第三日我们乘索道上天台,孰料索道只送到半山腰,还有400多石级须自己爬。这相当30层楼的高度。我家住8楼,遇上停电爬得我气喘吁吁,“这天台我是上不去了,你们上吧。”但文思兄却关切地说:“要不你试试看,爬到哪里就哪里,爬不动了原地休息,等我们回来。”小导游说:“王老师,俗话说不上天台等于没到九华山,您精神不错,又不胖,一定能爬上去。”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已

佛罗里达西礁岛夕阳

沈丹锋



才最大。她透露,某位受人非议者将被提拔为她们子公司的经理,高层是高票通过,于是内部推荐、同级打勾,公示后走完程序。然而,就在任命前东窗事发,检察机关找上了他。尽管,那人官梦破碎了,但高票通过的高层此时却集体不吱声,没有人出来承担失察之误。

集体式失语,不排除某人太强势,他人噤若寒蝉也难怪。只是这种情形选拔出来的精英,在风平浪静时,一派歌舞升平;一遇暴风骤雨时,往往惊慌失措,在风口浪尖上出尽洋相,让众人受累遭罪。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杜密传》:“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

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其实,刘胜罪人不假,但喻寒蝉有误,词典有解:蝉嘶于夏秋,不久即死。古人不察,以为蝉到寒天,不能发声。



边看边聊

位部门领导模样的对老妇说,手术由你家属签字同意,医生没有错,这是医院的意见。某医大教授实在看不下去了,区、市两级B超对卵巢两边囊肿都有疑问,为什么不做个CT?打开腹腔找不到囊肿,可能已破裂。于是对家属说,卵巢囊肿破裂,也应该有痕迹,肉眼可以作判断的呀。现在是:该切除的还在,不该摘除却被切掉了,还有什么理由不道歉!可现实中的老妇人不仅“病患”未除,就是连一句“对不起”的话语都没人出来吱一声,嗨!这里的医生良心哪里去了?良知又在哪里!当然,在我们这个法治社会里,自有为老妇维权“吱”声的地方,只是她寻求公道的成本太大了。

一位朋友说,现在“任命提拔”中的集体吱声与不吱声危害

默不作声最伤谁

陈甬沪

巢囊肿待查转市级某大医院。大医院照例也从B超检查起,仍标明卵巢囊肿可能。外科医生主张手术,于是与家属说明病情强调手术风险,让家属签字。上手术台半小时后,主刀医生出来说,卵巢找不到囊肿,可能已破裂。于是对家属说,卵巢囊肿破裂,也应该有痕迹,肉眼可以作判断的呀。现在是:该切除的还在,不该摘除却被切掉了,还有什么理由不道歉!可现实中的老妇人不仅“病患”未除,就是连一句“对不起”的话语都没人出来吱一声,嗨!这里的医生良心哪里去了?良知又在哪里!当然,在我们这个法治社会里,自有为老妇维权“吱”声的地方,只是她寻求公道的成本太大了。

一位朋友说,现在“任命提拔”中的集体吱声与不吱声危害

朋友讲述一亲历之事:有次他乘坐长途车,不久,发现车上有干偷窃勾当的,还有一持刀者在“发飙”。他原本可以第一时间夺刀站立有利地形来制止,又想,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佯装打瞌睡。然而,这伙贼人哪肯放过一个,于是他最后也在众歹徒围攻威逼下乖乖缴械。尽管警察事后抓获了歹徒,但议论起这场噩梦,朋友责怪自己,第一时间为什么不“吱”一声?其实对于武装到牙齿的歹徒,他的不吱声“自保”情有可原,特别是老弱病残者不必苛求自己,有时不吱声是一种策略,歹徒在光天化日下可能得逞一时,但终究会难逃法网的制裁。

但是,如今在众目睽睽下的集体失声,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见有人出来作“权威”释疑的情形,却并不少见。让人难以接受或费解,因为有时损害的绝非个人形象那么简单。

某花甲老妇因区医院写明卵

1970年的年末,我以病休知青的名义被分配到西区服装鞋帽公司所属一家制鞋商店工作,所谓制鞋商店,后来才明白原来是皮匠摊,不过,在当年68届、69届知识青年全部上山下乡的情势下,能够在城市里混到一份工作,实属万幸,心情自然无比激动。

这家制鞋店地处中山公园的西北一角,坐北朝南,旁边弄堂是苏家角,对面是棚户区——西新街。

走进窄窄的浅浅的店铺,迎面一只齐人高的铁家伙像拦路虎似的横在店铺中间,很煞风景,店里的老师傅告诉我们,这是日伪时期日本人造的洋井,现虽早已废弃,但没人敢随便处置。店铺后面还搭了一间简易房,约十几平方米,几十个鞣鞋、修鞋的师傅全在里面,靠后面的一角放了一只办公桌,这是店里会计的办公处。低矮的墙上挂满了新鞋旧靴,整个空间显得昏暗逼仄,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操着浓重苏北口音的老师傅们在狭窄的空间里勤奋地忙碌着。

店里的劳动模范石师傅名不虚传,一点没有架子,什么脏话累活抢着干,他不吃老本立新功,根据附近劳动人民的需求,免费为居民手工画鞋样,元口鞋、鸭舌鞋、松紧鞋、高帮棉鞋等,有几十种之多。后来闻讯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手工画样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改为油印,免费改为零售,此后鞋样成为小店的“产业”。我们这帮子知青进店后,再通过技术革新,在油印机上装上了小马达,变成了半自动,产量猛增,不仅满足市面的销售,还对外批发,老城隍庙也闻讯前来采购。

当年有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石师傅精神感召下,我们团员青年组织下乡小分队,骑自行车去农村为贫下中农免费服务,足迹踏遍近郊的华漕、徐泾、吴家巷、诸翟、纪王等,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冬酷暑,坚持了好几年。《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登载了标题为“店小志气高,支农逞英豪”的颂扬文章,一时传为佳话。

小小的皮匠摊出了市劳模,又出了青年突击队,真是如日中天,每次新职工进单位总有石师傅与青年突击队的代表为他们上课,永恒的主题就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珍惜工作,要艰苦奋斗,更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附近的中小学校也纷纷邀请去讲课。

在这种氛围下,小店的风气自然不错,新进青年积极要求上进,纷纷要求入团入党,小店确实造就了一些人才,会计赵姐改革开放后去美国深造,小徐恢复高考后进了大学,后去了加拿大读硕士博士,小小朱在此工作一年后进街道工作,现已成为党工委书记。

我在这个行业一扎根就是18年,当过工人,当过会计,当过店经理,中心店副经理,1988年离开这个行业在外闯出了一片小天地。

几十年过去了,小店早已在市政动迁中被拆除,但是小店那段昔日的风采仍铭记在心中,挥之不去。

危难时刻,紧要关头,风起云涌,沧海横流,一生一世,难得几回和几求。此斤斤计较于个人利益的人,我们千万与之为少交往。不仅因为志向和素质的识真人物。集聚一时,显现众多,是经典,不同,还因为此种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是精粹,是经历,是阅历,可享用多时乃至一生一世。

有人兴风作浪,有人推波助澜,关键自身站稳脚跟把好运。任凭风浪起,稳坐操纵台。

莫给小人以大权,莫托伪人以真事。天不会自行倒塌,倒塌下来的是你的心态城府。血气方刚,也不用气急火旺。千万不要气急,气急十有八九要败坏,坏事坏身。理不在气急,事不容急气。从一定意义上说,守密即守信。保守秘密,才有信用,才得信任。无密能保也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心不能太重,素质不能差。能力差,私心重,素质不行,是真的不行。人为热血之物,有些哥们义气,不足为奇,甚至还能引以为喜。只是那些冷血动物一般,以私心私利为绝对中心者,才不会关心他人的冷暖而要他人多关心其冷暖,才不知待人以诚而要他人待其以诚。

我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初,步入书店与出版行业。封闭十余年的文化市场开放了,百姓强烈的求知欲空前高涨。书店门前常出现如此情景:还没到营业时间,众多读者已在门外等候。刚开启店门,他们就冲进来抢购图书,像是在觅一件珍品。

那个年代,从书店到图书馆,人们很难觅得一本心仪之书。封闭已久的文化市场,造成了可供大众阅读的书荒。虽然文化市场全面放开,但信息技术还没得到发展,所以人们还是以捧着书本的方式阅读。

自从网络信息技术得到飞速发展之后,人们的阅读方式逐渐多元化起来。若要阅读一本书或一份报刊,可以直接点击电脑屏幕、手机屏幕等。这些多元化的电子阅读器,即使在周围缺乏照明的情况下,无需“凿壁借光”,就能清楚地阅读。屏幕中的文字,可根据各年龄段读者的需求,把字体缩小放大,省去了戴眼镜的不便。有的,甚至还能替你朗读。

阅读方式多元化

薛松



文思兄身体壮硕,爱好广泛,尤其喜旅游。他知我是个嗜坐书斋的柔弱书生,故常怂恿我出去走走,亲近自然,以利健康。他说九华山很有特色,有99座山峰、99座寺院、99弯山路,山体峭拔、香烟缭绕、古木阴森,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他还说九华山很神,山坡本身就就像一个惟妙惟肖的仰面大佛头像,更玄乎的是那里有高僧圆寂的真身菩萨……在他的“忽悠”下,我决定去见识见识。

谁知出发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一路上如注的雨点打得大巴玻璃嗒嗒地响,两侧的山影、田野、房屋、大树朦朦胧胧,仿佛都被浸泡在了水里,我想这下泡汤了。岂料车到九华竟然云开雨散,烈日高悬。文思兄得意地说:看,大佛为了让我们玩得高兴,叫雨停了。

不知何故,我们一行加导游只有4人。这倒也好——别动队,转战山间,灵活方便。刚从旅校毕业的当地小导游十分纯朴,一切安排都听我们的,导游反被我们导了。一路上她竭尽全力地为我们介绍景点的来龙去脉和典故传说,让我们受益匪浅

的需求,把字体缩小放大,省去了戴眼镜的不便。有的,甚至还能替你朗读。

现在的书店门前,早已没有那么多读者等候开门的现象,并不是求知者比以前少,而是他们正在被各种阅读方式分流。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正在接受、适应一个多元化的阅读方式,比如读屏。新的文本载体、阅读方式,要比纸张印刷成书刊的时间快,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阅读量,而且对促进环保低碳的生活大有裨益。

然而,多元化阅读方式却使有些书店的销售码洋下滑,迫使它们改变了营销策略。据笔者观察,山城从前有一小小有名气的旧书店,先是改成以销售新书为主的门店,这些年它又另辟蹊径,兼及拍卖、古籍、艺术,成为一个经营多元化的专业书店。虽然这家书店的生意并不红火,但它经受住了市场的冲击,没有亏本,说明该店懂得阅读方式多元化并不是意味着只是读屏一元。

逼上天台

王思科

台,孰料索道只送到半山腰,还有400多石级须自己爬。这相当30层楼的高度。我家住8楼,遇上停电爬得我气喘吁吁,“这天台我是上不去了,你们上吧。”但文思兄却关切地说:“要不你试试看,爬到哪里就哪里,爬不动了原地休息,等我们回来。”小导游说:“王老师,俗话说不上天台等于没到九华山,您精神不错,又不胖,一定能爬上去。”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已



小店曾经的风采

余国放